《史記。孔子世家第十七》

司馬遷

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。其先宋人也，曰孔防叔。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紇。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禱於尼丘得孔子。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。生而首上圩頂，故因名曰丘云。字仲尼，姓孔氏。

丘生而叔梁紇死，葬於防山。防山在魯東，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，母諱之也。孔子爲兒嬉戲，常陳俎豆，設禮容。孔子母死，乃殯五父之衢，蓋其慎也。郰人袂父之母誨孔子父墓，然後往合葬於防焉。

孔子要絰，季氏饗士，孔子與往。陽虎絀曰：“季氏饗士，非敢饗子也。”孔子由是退。

孔子年十七，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，誡其嗣懿子曰：“孔丘，聖人之後，滅于宋。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。及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公，三命茲益恭，故鼎銘云：‘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亦莫敢余侮。饘於是，粥於是，以餬余口。’其恭如是。吾聞聖人之後，雖不當世，必有達者。今孔丘年少好禮，其達者歟？吾即沒，若必師之。”及釐子卒，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。是歲，季武子卒，平子代立。

孔子貧且賤。及長，嘗爲季氏史，料量平；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。由是爲司空。已而去魯，斥乎齊，逐乎宋、衛，困于陳蔡之閒，於是反魯。孔子長九尺有六寸，人皆謂之“長人”而異之。魯復善待，由是反魯。

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：“請與孔子適周。”魯君與之一乘車，兩馬，一豎子俱，適周問禮，蓋見老子云。辭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“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貴，竊仁人之號，送子以言，曰：‘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人者也。博辯廣大危其身者，發人之惡者也。爲人子者毋以有己，爲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’”孔子自周反于魯，弟子稍益進焉。

是時也，晉平公淫，六卿擅權，東伐諸侯；楚靈王兵彊，陵轢中國；齊大而近於魯。魯小弱，附于楚則晉怒；附于晉則楚來伐；不備於齊，齊師侵魯。

魯昭公之二十年，而孔子蓋年三十矣。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，景公問孔子曰：“昔秦穆公國小處辟，其霸何也？”對曰：“秦，國雖小，其志大；處雖辟，行中正。身舉五羖，爵之大夫，起纍紲之中，與語三日，授之以政。以此取之，雖王可也，其霸小矣。”景公說。

孔子年三十五，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鬥雞故，得罪魯昭公，昭公率師擊平子，平子與孟氏、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，昭公師敗，奔於齊，齊處昭公乾侯。其後頃之，魯亂。孔子適齊，爲高昭子家臣，欲以通乎景公。與齊太師語樂，聞韶音，學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齊人稱之。

景公問政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景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豈得而食諸！”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政在節財。”景公說，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。晏嬰進曰：“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；倨傲自順，不可以爲下；崇喪遂哀，破産厚葬，不可以爲俗；遊說乞貸，不可以爲國。自大賢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禮樂缺有閒。今孔子盛容飾，繁登降之禮，趨詳之節，累世不能殫其學，當年不能究其禮。君欲用之以移齊俗，非所以先細民也。”後景公敬見孔子，不問其禮。異日，景公止孔子曰：“奉子以季氏，吾不能。”以季孟之間待之。齊大夫欲害孔子，孔子聞之。景公曰：“吾老矣，弗能用也。”孔子遂行，反乎魯。

孔子年四十二，魯昭公卒于乾侯，定公立。定公立五年，夏，季平子卒，桓子嗣立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，中若羊，問仲尼云“得狗”。仲尼曰：“以丘所聞，羊也。丘聞之，木石之怪夔、罔閬，水之怪龍、罔象，土之怪墳羊。”

吳伐越，墮會稽，得骨節專車。吳使使問仲尼：“骨何者最大？”仲尼曰：“禹致群神於會稽山，防風氏後至，禹殺而戮之，其節專車，此爲大矣。”吳客曰：“誰爲神？”仲尼曰：“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，其守爲神，社稷爲公侯，皆屬於王者。”客曰：“防風

何守？”仲尼曰：“汪罔氏之君守封、禺之山，爲釐姓。在虞、夏、商爲汪罔，于周爲長翟，今謂之大人。”客曰：“人長幾何？”仲尼曰：“僬僥氏三尺，短之至也。長者不過十之，數之極也。”於是吳客曰：“善哉聖人！”

桓子嬖臣曰仲梁懷，與陽虎有隙。陽虎欲逐懷，公山不狃止之。其秋，懷益驕，陽虎執懷。桓子怒，陽虎因囚桓子，與盟而醳之。陽虎由此益輕季氏。季氏亦僭於公室，陪臣執國政，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。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詩書禮樂，弟子彌衆，至自遠方，莫不受業焉。

定公八年，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，因陽虎爲亂，欲廢三桓之適，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，遂執季桓子。桓子詐之，得脫。定公九年，陽虎不勝，奔於齊。是時孔子年五十。

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循道彌久，溫溫無所試，莫能己用，曰：“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，今費雖小，儻庶幾乎！”欲往。子路不說，止孔子。孔子曰：“夫召我者豈徒哉？如用我，其爲東周乎！”然亦卒不行。

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皆則之。由中都宰爲司空，由司空爲大司寇。

定公十年春，及齊平。夏，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：“魯用孔丘，其勢危齊。”乃使使告魯爲好會，會於夾谷。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。孔子攝相事，曰：“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備。古者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從。請具左右司馬。”定公曰：“諾。”具左右司馬。會齊侯夾谷，爲壇位，土階三等，以會遇之禮相見，揖讓而登。獻酬之禮畢，齊有司趨而進曰：“請奏四方之樂。”景公曰：“諾。”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。孔子趨而進，歷階而登，不盡一等，舉袂而言曰：“吾兩君爲好會，夷狄之樂何爲於此！請命有司！”有司卻之，不去，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。景公心怍，麾而去之。有頃，齊有司趨而進曰：“請奏宮中之樂。”景公曰：“諾。”優倡侏儒爲戲而前。孔子趨而進，歷階而登，不盡一等，曰：“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！請命有司！”有司加法焉，手足異處。景公懼而動，知義不若，歸而大恐，告其群臣曰：“魯以君

子之道輔其君，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，使得罪於魯君，爲之柰何？”有司進對曰：“君子有過則謝以質，小人有過則謝以文。君若悼之，則謝以質。”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、汶陽、龜陰之田以謝過。

定公十三年夏，孔子言於定公曰：“臣無藏甲，大夫毋百雉之城。”使仲由爲季氏宰，將墮三都。於是叔孫氏先墮郈。季氏將墮費，公山不狃、叔孫輒率費人襲魯。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，登武子之台。費人攻之，弗克，入及公側。孔子命申句須、樂頎下伐之，費人北。國人追之，敗諸姑蔑。二子奔齊，遂墮費。將墮成，公斂處父謂孟孫曰：“墮成，齊人必至於北門。且成，孟氏之保鄣，無成是無孟氏也。我將弗墮。”十二月，公圍成，弗克。

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攝相事，有喜色。門人曰：“聞君子禍至不懼，福至不喜。”孔子曰：“有是言也。不曰‘樂其以貴下人’乎？”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。與聞國政三月，粥羔豚者弗飾賈；男女行者別于塗；塗不拾遺；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，皆予之以歸。

齊人聞而懼，曰：“孔子爲政必霸，霸則吾地近焉，我之爲先並矣。盍致地焉？”黎鉏曰：“請先嘗沮之；沮之而不可則致地，庸遲乎！”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衣文衣而舞康樂，文馬三十駟，遺魯君。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，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，將受，乃語魯君爲周道遊，往觀終日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“夫子可以行矣。”孔子曰：“魯今且郊，如致膰乎大夫，則吾猶可以止。”桓子卒受齊女樂，三日不聽政；郊，又不致膰俎于大夫。孔子遂行，宿乎屯。而師己送，曰：“夫子則非罪。”孔子曰：“吾歌可夫？”歌曰：“彼婦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婦之謁，可以死敗。蓋優哉遊哉，維以卒歲！”師己反，桓子曰：“孔子亦何言？”師己以實告。桓子喟然歎曰：“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！”

孔子遂適衛，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。衛靈公問孔子：“居魯得祿幾何？”對曰：“奉粟六萬。”衛人亦致粟六萬。居頃之，或譖孔子於衛靈公。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。孔子恐獲罪焉，居十月，去衛。

將適陳，過匡，顏刻爲僕，以其策指之曰：“昔吾入此，由彼缺也。”匡人聞之，以爲魯之陽虎。陽虎嘗暴匡人，匡人於是遂止孔子。孔子狀類陽虎，拘焉五日，顏淵後，子曰：“吾以汝爲死矣。”顏淵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！”匡人拘孔子益急，弟子懼。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”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，然後得去。

去即過蒲。月餘，反乎衛，主蘧伯玉家。靈公夫人有南子者，使人謂孔子曰：“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，必見寡小君。寡小君願見。”孔子辭謝，不得已而見之。夫人在絺帷中。孔子入門，北面稽首。夫人自帷中再拜，環佩玉聲璆然。孔子曰：“吾鄉爲弗見，見之禮答焉。”子路不說。孔子矢之曰：“予所不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”居衛月餘，靈公與夫人同車，宦者雍渠參乘，出，使孔子爲次乘，招搖市過之。孔子曰：“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於是醜之，去衛，過曹。是歲，魯定公卒。

孔子去曹適宋，與弟子習禮大樹下。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，拔其樹。孔子去。弟子曰：“可以速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”

孔子適鄭，與弟子相失，孔子獨立郭東門。鄭人或謂子貢曰：“東門有人，其顙似堯，其項類皐陶，其肩類子産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。纍纍若喪家之狗。”子貢以實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“形狀，末也。而謂似喪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”

孔子遂至陳，主于司城貞子家。歲餘，吳王夫差伐陳，取三邑而去。趙鞅伐朝歌。楚圍蔡，蔡遷於吳。吳敗越王句踐會稽。

有隼集於陳廷而死，楛矢貫之，石砮，矢長尺有咫。陳湣公使使問仲尼。仲尼曰：“隼來遠矣，此肅慎之矢也。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九夷百蠻，使各以其方賄來貢，使無忘職業。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，長尺有咫。先王欲昭其令德，以肅慎矢分大姬，配虞胡公而封諸陳。分同姓以珍玉，展親；分異姓以遠職，使無忘服。故分陳以肅慎矢。”試求之故府，果得之。

孔子居陳三歲，會晉楚爭彊，更伐陳，及吳侵陳，陳常被寇。孔子曰：“歸與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進取不忘其初。”於是孔子去陳。

過蒲，會公叔氏以蒲畔，蒲人止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孺者，以私車五乘從孔子。其爲人長賢，有勇力，謂曰：“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，今又遇難於此，命也已。吾與夫子再罹難，寧鬥而死。”鬥甚疾。蒲人懼，謂孔子曰：“苟毋適衛，吾出子。”與之盟，出孔子東門。孔子遂適衛。子貢曰：“盟可負邪？”孔子曰：“要盟也，神不聽。”

衛靈公聞孔子來，喜，郊迎。問曰：“蒲可伐乎？”對曰：“可。”靈公曰：“吾大夫以爲不可。今蒲，衛之所以待晉楚也，以衛伐之，無乃不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婦人有保西河之志。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。”靈公曰：“善。”然不伐蒲。

靈公老，怠於政，不用孔子。孔子喟然歎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朞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”孔子行。

佛肸爲中牟宰。趙簡子攻范、中行，伐中牟。佛肸畔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“由聞諸夫子，‘其身親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’。今佛肸親以中牟畔，子欲往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淄。我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？”

孔子擊磬。有荷蕢而過門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擊磬乎！硜硜乎，莫己知也夫而已矣！”

孔子學鼓琴師襄子，十日不進。師襄子曰：“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已習其曲矣，未得其數也。”有間，曰：“已習其數，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未得其志也。”有間，曰：“已習其志，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未得其爲人也。”有間，(曰)有所穆然深思焉，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。曰：“丘得其爲人，黯然而黑，幾然而長，眼如望羊，如王四國，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！”師襄子辟席再拜，曰：“師蓋云文王操也。”

孔子既不得用於衛，將西見趙簡子。至於河而聞竇鳴犢、舜華之死也，臨河而歎曰：“美哉水，洋洋乎！丘之不濟此，命也夫！”子

貢趨而進曰：“敢問何謂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竇鳴犢，舜華，晉國之賢大夫也。趙簡子未得志之時，須此兩人而后從政；及其已得志，殺之乃從政。丘聞之也，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，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，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。何則？君子諱傷其類也。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，而況乎丘哉！”乃還息乎陬鄉，作爲陬操以哀之。而反乎衛，入主蘧伯玉家。

他日，靈公問兵陳。孔子曰：“俎豆之事則嘗聞之，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。”明日，與孔子語，見蜚鴈，仰視之，色不在孔子。孔子遂行，復如陳。

夏，衛靈公卒，立孫輒，是爲衛出公。六月，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。陽虎使太子絻，八人衰絰，僞自衛迎者，哭而入，遂居焉。冬，蔡遷於州來。是歲魯哀公三年，而孔子年六十矣。齊助衛圍戚，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。

夏，魯桓釐廟燔，南宮敬叔救火。孔子在陳，聞之，曰：“災必於桓釐廟乎？”已而果然。

秋，季桓子病，輦而見魯城，喟然歎曰：“昔此國幾興矣，以吾獲罪於孔子，故不興也。”顧謂其嗣康子曰：“我即死，若必相魯；相魯，必召仲尼。”後數日，桓子卒，康子代立。已葬，欲召仲尼。公之魚曰：“昔吾先君用之不終，終爲諸侯笑。今又用之，不能終，是再爲諸侯笑。”康子曰：“則誰召而可？”曰：“必召冉求。”於是使使召冉求。冉求將行，孔子曰：“魯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將大用之也。”是日，孔子曰：“歸乎歸乎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吾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子贛知孔子思歸，送冉求，因誡曰“即用，以孔子爲招”云。

冉求既去，明年，孔子自陳遷于蔡。蔡昭公將如吳，吳召之也。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，後將往，大夫懼復遷，公孫翩射殺昭公。楚侵蔡。秋，齊景公卒。

明年，孔子自蔡如葉。葉公問政，孔子曰：“政在來遠附邇。”他日，葉公問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孔子聞之，曰：“由，爾何不

對曰‘其爲人也，學道不倦，誨人不厭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’云爾。”

去葉，反于蔡。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以爲隱者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“彼執輿者爲誰？”子路曰：“爲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魯孔丘與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桀溺謂子路曰：“子爲誰？”曰：“爲仲由。”曰：“子，孔丘之徒與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桀溺曰：“悠悠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與其從辟人之士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！”耰而不輟。子路以告孔子，孔子憮然曰：“鳥獸不可與同群。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”

他日，子路行，遇荷蓧丈人，曰：“子見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！”植其杖而芸。子路以告，孔子曰：“隱者也。”復往，則亡。

孔子遷于蔡三歲，吳伐陳。楚救陳，軍于城父。聞孔子在陳蔡之閒，楚使人聘孔子。孔子將往拜禮，陳蔡大夫謀曰：“孔子賢者，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。今者久留陳蔡之間，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。今楚，大國也，來聘孔子。孔子用於楚，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。”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。不得行，絕糧。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孔子講誦弦歌不衰。子路慍見曰：“君子亦有窮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”

子貢色作。孔子曰：“賜，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”曰：“然。非與？”孔子曰：“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”

孔子知弟子有慍心，乃召子路而問曰：“詩云‘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’。吾道非邪？吾何爲於此？”子路曰：“意者吾未仁邪？人之不我信也。意者吾未知邪？人之不我行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有是乎！由，譬使仁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、叔齊？使知者而必行，安有王子比干？”

子路出，子貢入見。孔子曰：“賜，詩云‘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’。吾道非邪？吾何爲於此？”子貢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蓋少貶焉？”孔子曰：“賜，良農能稼而不能爲

穡，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。君子能脩其道，綱而紀之，統而理之，而不能爲容。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。賜，而志不遠矣！”

子貢出，顔回入見。孔子曰：“回，詩云‘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’。吾道非邪？吾何爲於此？”顔回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雖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後見君子！夫道之不脩也，是吾醜也。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，是有國者之醜也。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後見君子！”孔子欣然而笑曰：“有是哉顔氏之子！使爾多財，吾爲爾宰。”

於是使子貢至楚。楚昭王興師迎孔子，然後得免。

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楚令尹子西曰：“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？”曰：“無有。”“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？”曰：“無有。”“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？”曰：“無有。”“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？”曰：“無有。”“且楚之祖封于周，號爲子男五十里。今孔丘述三五之法，明周召之業，王若用之，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？夫文王在豐，武王在鎬，百里之君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據土壤，賢弟子爲佐，非楚之福也。”昭王乃止。其秋，楚昭王卒于城父。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，曰：“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諫兮，來者猶可追也！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！”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去，弗得與之言。

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。是歲也，孔子年六十三，而魯哀公六年也。

其明年，吳與魯會繒，徵百牢。太宰嚭召季康子。康子使子貢往，然後得已。

孔子曰：“魯衛之政，兄弟也。”是時，衛君輒父不得立，在外，諸侯數以爲讓。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，衛君欲得孔子爲政。子路曰：“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”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何其正也？”孔子曰：“野哉由也！夫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則

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。夫君子爲之必可名，言之必可行。君子于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”

其明年，冉有爲季氏將師，與齊戰于郎，克之。季康子曰：“子之於軍旅，學之乎？性之乎？”冉有曰：“學之於孔子。”季康子曰：“孔子何如人哉？”對曰：“用之有名；播之百姓，質諸鬼神而無憾。求之至於此道，雖累千社，夫子不利也。”康子曰：“我欲召之，可乎？”對曰：“欲召之，則毋以小人固之，則可矣。”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，問策于仲尼。仲尼辭不知，退而命載而行，曰：“鳥能擇木，木豈能擇鳥乎！”文子固止。會季康子逐公華、公賓、公林，以幣迎孔子，孔子歸魯。

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。

魯哀公問政，對曰：“政在選臣。”季康子問政，曰：“舉直錯諸枉，則枉者直。”康子患盜，孔子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”然魯終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。

孔子之時，周室微而禮樂廢，詩書缺。追跡三代之禮，序書傳，上紀唐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。曰：“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。”觀殷夏所損益，曰：“後雖百世可知也，以一文一質。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”故書傳、禮記自孔氏。

孔子語魯大師：“樂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，縱之純如，皦如，繹如也，以成。”“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”

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厲之缺，始于衽席，故曰“關雎之亂以爲風始，鹿鳴爲小雅始，文王爲大雅始，清廟爲頌始”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備王道，成六藝。

孔子晚而喜易，序彖、繫、象、說卦、文言。讀易，韋編三絕。曰：“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易則彬彬矣。”

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如顏濁鄒之徒，頗受業者甚衆。

孔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所慎：齊，戰，疾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不憤不啓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弗復也。

其於鄉黨，恂恂似不能言者。其於宗廟朝廷，辯辯言，唯謹爾。朝，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；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。

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；趨進，翼如也。君召使儐，色勃如也。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

魚餒，肉敗，割不正，不食。席不正，不坐。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

是日哭，則不歌。見齊衰、瞽者，雖童子必變。

“三人行，必得我師。”“德之不脩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”使人歌，善，則使復之，然后和之。

子不語：怪，力，亂，神。

子貢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聞也。夫子言天道與性命，弗可得聞也已。”顏淵喟然歎曰：“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我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。雖欲從之，蔑由也已。”達巷黨人(童子)曰：“大哉孔子，博學而無所成名。”子聞之曰：“我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我執御矣。”牢曰：“子云‘不試，故藝’。”

魯哀公十四年春，狩大野。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，以爲不祥。仲尼視之，曰：“麟也。”取之。曰：“河不出圖，雒不出書，吾已矣夫！”顏淵死，孔子曰：“天喪予！”及西狩見麟，曰：“吾道窮矣！”喟然歎曰：“莫知我夫！”子貢曰：“何爲莫知子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！”

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乎！”謂“柳下惠、少連降志辱身矣”。謂“虞仲、夷逸隱居放言，行中清，廢中權”。“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”

子曰：“弗乎弗乎，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？”乃因史記作春秋，上至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據魯，親周，故殷，運之三代。約其文辭而指博。故吳楚之君自稱王，而春秋貶之曰“子”；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，而春秋諱之曰“天王狩于河陽”：推此類以繩當世。貶損之義，後有王者舉而開之。春秋之義行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。

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於爲春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弟子受春秋，孔子曰：“後世知丘者以春秋，而罪丘者亦以春秋。”

明歲，子路死於衛。孔子病，子貢請見。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，曰：“賜，汝來何其晚也？”孔子因歎，歌曰：“太山壞乎！梁柱摧乎！哲人萎乎！”因以涕下。謂子貢曰：“天下無道久矣，莫能宗予。夏人殯於東階，周人於西階，殷人兩柱閒。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，予始殷人也。”後七日卒。

孔子年七十三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。

哀公誄之曰：“旻天不吊，不慭遺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煢煢余在疚。嗚呼哀哉！尼父，毋自律！”子貢曰：“君其不沒於魯乎！夫子之言曰：‘禮失則昏，名失則愆。失志爲昏，失所爲愆。’生不能用，死而誄之，非禮也。稱余一人，非名也。”

孔子葬魯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三年。三年心喪畢，相訣而去，則哭，各復盡哀；或復留。唯子贛廬於冢上，凡六年，然後去。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，因命曰孔里。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，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頃。故所居堂弟子內，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，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。高皇帝過魯，以太牢祠焉。諸侯卿相至，常先謁然後從政。

孔子生鯉，字伯魚。伯魚年五十，先孔子死。

伯魚生伋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。嘗困于宋。子思作中庸。

子思生白，字子上，年四十七。子上生求，字子家，年四十五。子家生箕，字子京，年四十六。子京生穿，字子高，年五十一。子高生子慎，年五十七，嘗爲魏相。

子慎生鮒，年五十七，爲陳王涉博士，死于陳下。

鮒弟子襄，年五十七。嘗爲孝惠皇帝博士，遷爲長沙太守。長九尺六寸。

子襄生忠，年五十七。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國。安國爲今皇帝博士，至臨淮太守，蚤卒。安國生卬，卬生驩。

太史公曰：詩有之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雖不能至，然心鄉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適魯，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，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！